

渡边淳一

わたなべじゅんいち 作品

恋川

七つの恋の物語

时卫国 译



Watanabe
Junichi
WORKS

爱是小说，
虚构的故事让人信以为真，
继而失望，再坚信。

羊反复。

人，
了可爱又难忘的敌人。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恋 川

[日] 渡边淳一 著

时卫国 译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恋川/(日)渡边淳一著;时卫国译.—青岛:
青岛出版社,2016.10

ISBN 978-7-5552-4709-8

I. ①恋… II. ①渡… ②时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4121号

七つの恋の物語 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s : ©1981 by 渡边淳一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: ©2016 by Qingdao

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

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5-2015-49 号

书 名 恋川
著 者 (日)渡边淳一
译 者 时卫国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出版社(青岛市海尔路182号,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68068026
策划编辑 杨成舜
责任编辑 刘 迅(siberia99@163.com)
封面设计 乔 峰
封面插图 裴梓彤
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
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32开(890mm×1240mm)
印 张 9.5
字 数 100千
印 数 1-8000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709-8
定 价 32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外国文学

目 录

恋骨 / 1

恋寝 / 49

恋子 / 89

恋暗 / 127

恋舍 / 175

恋离 / 219

恋川 / 259

恋
骨

“怎么啦？阿正，你一点儿也不想喝吗？”

老板娘站在吧台头上，讪讪地问。井田正太郎慌忙抬起头来。

“兑水的威士忌味道太淡了，再给您添上点儿酒吧。”

老板娘走到正太郎面前，用吧台上的酒给他勾兑威士忌。

一瞬间，正太郎露出困窘的表情，默默地注视着老板娘兑酒的动作。

“今天冷清啊，看样子要下阵儿雨啦。”

老板娘从窗口瞭望街景，若有所思地说。这里地处东京赤坂^①外层护城河大街之后的三筋大街。周围是所谓的夜赤坂的中心街，林立着高级饭店、酒馆和酒吧。

① 定名，位于东京都港区。

称之为“星期三的早晨”的这家店位于七号楼的三楼。一楼是一家玻璃幕墙围罩着的咖啡馆，咖啡馆的副业是经营布制宠物。一个布制宠物只卖五百到一千日元，价格比较合理，年轻的小伙子会买去送给女友，中年人会买去送给孩子，因而生意很红火。

“‘星期三的早晨’就在卖布制宠物的咖啡馆上面，三楼。”

老板娘解释自家店的时候，这样说。

“‘星期三的早晨’是表达什么意思呢？有点冗长而深奥啊。”

有客人问起店名的由来，老板娘总是笑着作答：

“每个星期三的早晨，对于各公司的职员来说，是令人生厌的时间。星期一、星期二，人们休息完刚上班，蛮有精神；到了星期四，感觉工作时间已过半，会松口气；到了星期五，马上就是周末；星期六和星期天最使人惬意。总体来看，星期三的早晨是最令人忧郁的。”

“是不是说，你的店也和那个最令人生厌的早晨一样，最令人讨厌呢？”

“别开玩笑！我们是为了帮助人们排解星期三的忧郁，才设身处地为大家服务的。”

“要这么说，这服务质量可够差的啊。”

“我们不愿为你这样说话尖刻的人服务。”

据说老板娘以前曾在某个影视公司做过总经理。曾经是个肌肉绷得很紧、肤色略黑的美女，现在已年过四十，胖了很多。

老板娘阅历很丰富，现在好像是单身。她曾和某个著名的乐师结过婚，据说有的年轻演员还很迷恋她。她脑子很聪明，而且比男人慷慨，虽然经常骂人，客人却常来这里。也可能因为老板娘是单身的缘故，周围总有种戏谑的气氛。

老板娘似乎有点看破红尘的意味。她曾在雁过拔毛的娱乐圈待过，对一些调侃的事儿，不会感到惊讶。如果客人说话不慎重，反倒会被她驳得无言以对。

总之，她凭着个人的力量，苦心经营着这家店，确实是个能干的女人。

据说“星期三的早晨”处于赤坂的黄金地段，一坪^①至少值一百万日元，店里的面积约有十坪。

进店里去，左边是L字型的吧台，角上还有个不大的雅座。

这种店铺，往往是在下半夜，其他的俱乐部和酒吧打烊后，聚集的人比较多。合理地说，这种获准在夜间营业的酒

① 坪为日本面积单位名，1坪等于1日亩的三十分之一，合3.3057平方米。

馆，与其提供酒类供人饮用，不如提供夜餐更符合人性。

实际上，这家店的柜台后面一墙之隔是厨房，有专属的厨师。

属于普通的菜肴，从简单的小菜到生鱼片、烧鱼，以及其他应季的东西，什么都可以做。

这家店除了老板娘，还有两个女孩儿，她们的身材和老板娘相反，比较瘦小。

TBS^①就在附近，可能是因为附近影视公司多，店里的客人大多是新闻媒体的相关人士。老板娘说公司职员会在星期三感到疲倦和厌烦，虽有点不准确，但他们确实会喝到很晚才离开。

当下，老板娘正在给正太郎斟酒。正太郎是所谓的美术设计师，今年二十八岁。他负责电视上大型道具装置的设计与安排。审美能力特别强，热爱工作，是个在舞台美术方面很在行的人。

“我丝毫没醉啊。再稍喝一点儿！”

阿正喝酒，喝掉半瓶很轻松。此刻，他拿着酒杯却完全不想喝。他平时很开朗，经常和两三个伙伴一起喝酒，今天

① 日本著名电视台，位于东京。

这么孤独而老实，确实是少见的。

“你有什么事儿吗？”

老板娘把正太郎视作自己的儿子般关切地问。虽然老板娘才四十三岁，正太郎已二十八岁，有点不太合理，可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
“别表现出那种康德加黑格尔的表情，说吧！”

时间刚到晚上八点，店里人很少。柜台上只有两组客人，一组是两个男人，另一组是一个女孩儿陪着一个男孩儿。

“说真的，我明天要去住院了。”

正太郎这才开启笨重的嘴巴。

“所以担心今天喝酒太多，明天麻醉药不管用。”

老板娘睁圆了大大的、机灵的眼睛，凝视着阿正。

“哪儿不舒服？”

“现在没有哪儿不舒服……”

阿正猛地喝了一杯威士忌，下决心般地昂起头，用手往上拢起长发，开始讲述下面的故事。

井田正太郎有个恋人，叫家纳妙子。他曾带着这个女孩儿来过“星期三的早晨”两次，老板娘也认识她。她的脸庞和身材都很娇小，却非常匀称。她正值二十二岁的妙龄，穿着牛仔裤，往那里一站，显得腿细长，臀部绷得紧紧的。喜欢把头发随意梳到后边，看着像个男孩儿，实际却是个胆小怕事的女孩儿。

正太郎领着她到这儿来时，她基本上不讲话，只是默默地咀嚼着正太郎给她点的饭食。她的这种性格，对于男人来说，既有点难以对付，又具有可爱之处。

一年前，正太郎第一次见到妙子。

妙子的家，在神户的三宫^①，其父亲在当地开了个很小

① 地名，位于神户市。

的画廊，妙子与继母关系不好，高中一毕业，马上离家来到东京，在新宿^①的酒吧打工。

妙子很想当新剧演员，但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后来她终于考进了某个剧团，在酒吧兼职打工时，认识了正太郎。

正太郎对女孩出手很慢，中意者总是被别人抢走，他初识妙子，即毫不犹豫地穷追猛打。可能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。

他每天都去妙子那里，坚持了半年，最后追到了手。又过了一个多月，他们就同居了。妙子也把酒吧的工作辞掉了。

正太郎盘算着及早结婚，但是他在水户某个小学当校长、秉性耿直的父亲，却怎么也不同意。理由是妙子在酒吧打工。既然如此，两个人就打定了主意：那就从简结婚吧！

妙子前两年一直埋头演戏，可能她后来意识到自己没有多少发展空间，两人同居后，好像逐渐淡忘了演戏的事儿，只是一心一意地和正太郎生活。

妙子年仅二十二岁，总把自己关在家里，让人觉得有些可怜，可出乎预料的是，她是个家庭型的女人，身心全都扑在家务上。有时正太郎工作到夜里一两点才回来，她也不睡，而是一边绣花，一边等他。男人二十八岁，女人二十二岁，

① 地名，东京二十三区之一。

人都很中意，年龄也合适，那就结婚好了。可是三个月前的一天，妙子意外地遭遇了交通事故。

那天，正太郎正在 TBS 旁的咖啡馆里，与导演商讨新节目的布景。突然有人打来电话。什么事儿呢？他接起电话，是警察打来的，说在一个小时之前，妙子被汽车撞了，现在正在医院里。出事地点是自家公寓所在的下北泽公路，好像是她出来买东西时，被卡车撞倒了。

正太郎急忙向导演请假，立刻赶往妙子所在的饭冢外科医院。

正太郎疾步走进病房，看到妙子脸色苍白，正在打点滴。医院院长说主要的受伤部位是腰部和腿部。腰部只是碰伤。右腿的小腿被保险杠刮去了肉，大骨和小骨都已断裂。

“伤口很深，骨头断裂得比较厉害，必须马上动手术。”

正太郎在门外听完医嘱和治疗方案，回到病房里。妙子哭丧着脸问他：

“我会不会变成残废？”

“没事的。大夫说做了手术就会好。”

“腿上会留下伤疤吗？”

“不会，即使落下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很快就会消失的。”

正太郎虽这样说，实际上并没有把握。

“喂，希望你一直这样握住我的手！”

妙子说着说着哭了起来。

三十分钟后开始动手术。

院长说手术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可能是很难做，实际用了两个多小时。

妙子的右腿，从腹股沟到脚踝都被裹上雪白的石膏绷带，折断处仍微微发红，好像还在渗血。

根据警察的事后调查，认为是妙子经斑马线横过马路时，觉得黄色信号灯亮起，安全没问题，就快步跑起，正巧被卡车撞上了。

“当时觉得有点迷迷糊糊的。”

妙子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。显然是卡车有过错。

“请允许我方负担所需治疗费并予以赔偿！”

卡车所在公司的事故处理人员这样提议。问题的关键是妙子的身体能否康复，这比赔偿重要得多。

从那时起，妙子就开始了漫长的与疾病抗争的生活。

妙子刚做完手术时，正太郎基本上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看护着。他也曾担心自己的工作，把工作交给了小他三岁的助手江崎，自己每天去医院守护妙子。

妙子术后一周，拆去了裹在夹板外面的石膏绷带，拆掉了缝合线。此时可以清晰地看到，伤口的边缘已经愈合了，中间部分还露着肉，淌着鲜红的血。

抽掉线后，腿部又裹上了硬硬的石膏绷带，只在伤口部位留出了一个圆形洞口，由此定时地更换纱布。

这样过了月余，妙子的腿部肌肉萎缩，变细了，期间多次缠拆过石膏绷带。

原先裂开的伤口，经过一个月长出了新肉，也排出了一些黄色的脓液。

“因为伤口处感染，中间有点化脓。很快会消下去的。”医师这样说道。

又过了几天，妙子的腿基本上不疼了，但大夫仍嘱咐不能踩地承重，说当下骨头接缝还不够牢固。

妙子的体重本来只有四十二公斤，现在变得更加瘦小了。她那细长而漂亮的腿被绷带缠裹着，她似乎为了掩饰这一点，穿上了又肥又大的长袍。

尽管这种状态，她依然小心翼翼地拄着拐杖，去洗手间或医院的小卖部。

正太郎在病房陪护妙子半个月后，改变了陪护方式，只在早晨或傍晚到病房露一次面。

“我想早点儿出院回家啊。”

“可以问一下大夫，如果只换纱布的话，在家里也能换。”

正太郎也希望她早点儿回家。他们已经同居了一段时间，单身的不便，他现在体会得格外深。

“我不在，你别乱搞女人呀！”

“哪能呢？”

“男人往往忍不住吧。”

“我没事儿。”

说实话，妙子住院之后，正太郎一直没跟女人亲密接触。要是想搞，也有机会，但他想对得住妙子。妙子正独自一人躺在病房里受罪，他不愿意做有违良心的事。

正太郎也许没有意识到，他和六本木一带跑到“星期三的早晨”等酒馆一家挨一家地喝酒喝到深夜，或许是在潜意识地扼杀性的欲望。

“喂，你坐在那儿！”

妙子住进医院一个半月时的一天晚上，时间刚过九点，她用郑重的口吻对着正太郎说。

“你要干吗？”

“甭管我干吗，你坐下！”